



*J. Child Lang.* **7**, 135. 在英国印刷

## 妈妈的袜子"：儿童对双名词短语中表达的占有的理解

✱。

罗伯塔-米奇尼克-戈林科夫和

Joan Markessini

特拉华大学 (1978年8月2

0日收到)。

### ABSTRACT

30名儿童的平均话语长度从1-

oo到4, 年龄范围从1; 7到5; 5, 由他们自己的母亲测试他们对双名词占有式短语的理解, 如*妈妈的鞋*。除了反常的占有式短语外, 还有三种类型的占有式关系(可转让的、内在的和相互的)被用来揭示儿童对英语占有式的语义和句法的知识。结果表明, 首先, 即使是年幼的儿童也可能有详细的概念, 知道哪些物体可能是占有者, 哪些是占有者; 其次, 在语言发展相当成熟之前, 可能不会用词序来理解占有式短语。

### 简介

许多研究者声称, 儿童使用两个词的话语来编码占有者-占有关系(例如Brown

1973)。最近, Braine (1976: 56) 研究了16个学习英语或其他四种语言之一的二代儿童的单词组合语料, 并得出结论, 所有语料的共同点是表达占有的模式, 即 "x+y"、"x的y" 或 "x有y"。然而, Braine (1976: 15) 并没有区分可转让和不可转让的占有, 因为他认为ML Us在1-7岁的儿童可能

"没有这些概念上的明确区分"。Howe (1976) 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儿童甚至表达了一个一般的占有概念。她严厉批评研究人员推断在早期儿童语言中存在超过以下三个广泛的概念: "具体对象的行动"(不管对象在行动中的作用)。

[-

]这些数据 的简要报告已于1976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心理学会会议上提出。我们衷心感谢玛丽-沃尔夫对数据分析的协助, 感谢阿黛尔-亚伯拉罕森、卡罗尔-哈丁、玛西亚-哈尔帕林和弗兰克-B-默里对本文的有益评论。通讯地址: R.

Golinkoff, 特拉华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系, Newark, DE 19711。

M.





"具体对象的状态"(无论是"属性"、"位置"还是"占有")和"具体对象的名称"。如果能证明幼儿在一般的占有式概念中进行了区分,那么再搜索者可能有理由声称儿童会将占有与位置和属性区分开来(Bloom 1970, Braine 1976, Brown 1973, Kernan 1970, Schlesinger 1971和Slobin 1970)。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儿童对不同类型的双名词占有式短语的理解情况。虽然双名词属格结构可以用来表达占有以外的一些含义,例如像*女孩的故事*中的起源属格(见Quirk, Greenbaum, Leech & Svartvik 1972),但占有性功能显然是首先出现的,也将是本文的唯一重点。

这项研究也是为了测试儿童对英语占有式词序规则的了解。在英语中,占有式短语"名词的名词"中的第一个名词是占有者,第二个名词是占有物,即*妈妈的袜子*。之所以选择双名词结构,是因为对许多儿童来说,它首先出现,而且比另一种早期出现的结构,即占有代词-名词(如*她的卡车*)更常见(Brown 1973, Bloom 1970, Bloom, Lightbown & Hood 1975)。谓语结构(如*that mine*)是最不常见的。之所以选择双名词结构,也是因为关于母亲对幼儿讲话的研究表明,这种结构的使用远远多于*of*-或*periphrastic-genitive*(Quirk等人, 1972),如*女孩的鞋子*。例如,在Broen(1972)对母亲对年龄在1;8到2;6之间的孩子说话的广泛报告中,所有使用的占有短语都是"名词的名词"类型。

为了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对比了三种类型的占有关系(即可转让的、内在的和互惠的占有),后两种类型是传统文献中认为的不可转让的占有类别的一个子集(例如Lyons 1968),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在概念上是不同的。ALIENABLE占有词(如*爸爸的椅子*)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拥有的对象是可选择的占有,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从主人那里移走,使它和主人基本上没有变化。另一方面,在内在的(文献中称为不可剥夺的)占有式(如*爸爸的眼睛*)中,名词是强制性占有的。这些是"身体部分:主人"的部分/整体关系,其中占有不容易与占有者分开。通过只用身体部分来测试内在的占有式,只用无生命的、明显可分离的占有物来测试可转移的占有式,这些类别代表了这些对比的最简单的、典型的例子。并非所有的双名词占有式短语都那么容易分类,例如*太阳的光线*,或*袖子的袖口*。特别是后一个例子说明了部分/整体或内在关系如何在两个无生命的物体之间保持。通过只用身体部位作为内在关系,我们避免了里昂(1977)所处理的部分/整体关系的分类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语对不同的占有式类型没有独特的语法标记，但许多语言确实在语法上区分了可让渡和不可让渡的关系。然而，文化在某一特定关系是否被认为是可让渡或不可让渡方面差异很大（Nida 1958, Seiter 1973, Fillmore 1968）。正如Fillmore（1968）所指出的，一些语言根据不可让渡关系的类型做了进一步的标记区分。例如，在Nootka，身体上不可分割的实体，如身体部位，与亲属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同。这就是我们在考虑将不可分割的亲属关系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称为RECIPROCAL占有）时所得出的那种概念上的区别。像*妈妈的孩子*这样的占有关系其实并不涉及可选择的占有（如可转让的关系船），也不涉及对一个不可分割的物理实体的强制性占有（如内在关系）。相反，它们捕捉到的是家庭关系，也许比上述任何一种关系的性质都要抽象，它们具有互惠的性质。虽然婴儿是母亲的财产，但母亲也是婴儿的财产。尽管这种关系可能因婴儿的死亡或收养而被切断，但在某种意义上，母亲和婴儿的关系并没有结束。但是，和其他两种占有类型一样，我们只选择了那些至少对成年人来说是互惠的典型案例。成人认为是对等的，可能不是年轻的、相对无力的儿童认为是对等的。对儿童来说，也许*妈妈的孩子*是典型的关系，而其反向的*孩子的妈妈*则是例外。我们也避免了诸如“*妈妈的丈夫*”这样的短语，因为它的反面，即*丈夫的妈妈*，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亲属关系。

根据以上对三种占有式关系的定义，可以描述理解这些关系所需的知识。对于儿童来说，要表现出对可转让和内在占有性短语的理解，他们只需要语义和认知知识。例如，如果儿童已经理解了像*妈妈的球*这样的短语中的两个词（语义知识），如果他们知道占有关系正在被编码，他们只需要参考他们的认知知识，即无生命的物体，如球，比人更容易被占有。相比之下，互换占有式需要句法知识以及语义和认知知识。由于两个名词都是有生命的，而且可能被认为同样有能力占有（认知知识），所以这种短语在Slobin（1966）定义的意义上是语言上可逆的。例如，*妈妈的宝宝*可以逆转为*宝宝的妈妈*，而不改变该短语的语法可接受性。因此，我们预测互换占有式比其他类型更难理解，因为它们需要注意词序。对儿童理解代理人-行动-接受人序列的研究证据证明了这一预测。儿童在可靠地使用词序信息之前，似乎要依靠他们对事件概率的认知知识。

(Chapman & Miller 1975, De Villiers & De Villiers 1973, Shipley, Smith & Gleitman 1969, Strohner & Nelson 1974, Wetstone & Friedlander 1973)。

本研究还使用了反常的占有式短语，其中产生了奇怪的占有关系，如*花的男孩*（一个反转的可让渡短语）和*头发的女孩*（一个反转的内在短语），原因有二：作为检查儿童是否只是为可接受的短语选择最后提到的物品，以及评估在不同的语言发展水平上词序与认知的相对重要性。如果儿童选择被占有的对象只是因为它最后出现，那么他们在异常短语中也应该选择最后的名词。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反应是基于他们对万物有灵的知识（一种认知策略），那么儿童应该选择异常短语中的第一个名词，而这个名词通常是占有物（例如*花的男孩*中的花）。在语言发展中，词序凌驾于异常词之上的时间点是一个由关于代理人-行动-接受人序列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在这些序列中，如果儿童使用词序策略，就会产生正确的、尽管是不可能的关系（例如，*The butterfly chased the elephant*, Strohner & Nelson 1974）。直到四岁，在儿童使用词序信息来理解可逆的主动句子后，他们才能克服这种异常现象，对不可能的主动句子的反应明显高于机会。在反常的占有性短语中（如*花的男孩*），使用词序策略的结果是严格意义上的不正确的关系，或者只能用隐喻来解释。

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儿童是否理解事物可能属于其他事物，而且占有关系本身可以变化，即相互的、可转让的或内在的？第二，儿童是否理解英语占有式规则，即第一个名词是占有者，第二个名词是被占有者？

## 方法

### 课题

根据Brown（1973）和De Villiers & De Villiers（1973）所描述的平均语长（MLU），选择了五组，每组三个女孩和三个男孩。早期阶段I的儿童MLUs从1-00到1-54（平均MLU=1-28；平均年龄=1；8-24）。第一阶段后期组的MLU从1-58到1-92（平均MLU=1-69；平均年龄=1；9-22），第三阶段组的MLU从2-48到2-75（平均MLU=2-57；平均年龄=2；7-28）。第四阶段组的MLUs为3-06至4-50（平均MLU=3-44；平均年龄=2；u-24），第四后组的MLUs大于4（平均年龄=5；5-00）。此外，6名出于兴趣而参与的大学生被测试，以获得成人如何解释我们的任务的基线，并找出他们对异常短语会采用什么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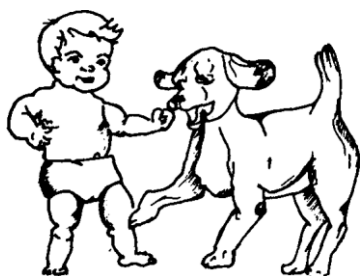
## 材料

孩子们被单独测试，他们的母亲在一个装有玩具和儿童大小的桌椅的小房间里给他们读一本图片 "故事书"。书中有8.5 x 11英寸大小的彩色图画，用透明塑料覆盖。对母亲的指示出现在每一页的底部。

该书有三个部分：训练单元、词汇预测试和占有式理解测试。第一部分训练孩子完成基本任务--用尖尖的食指触摸图片上的物体，以回答母亲的问题。词汇部分测试孩子对占有式短语中使用的13个名词的理解能力。要成为受试者，孩子必须能够指出所有词汇项目的图片。每页上都有三或四张词汇的图片。第三部分是占有式理解测试，由24个双名词占有式短语组成。每个短语

表1.用于测试占有式关系理解的名词短语和匹配图片

短语的类型	短语	图片	
对等的			
儿童-父母	宝宝的妈咪 男孩的妈妈 女孩的爸爸 宝宝的爸爸	妇女+婴儿 女人+男孩 男人+女孩 男子+婴儿	女孩+女人 婴儿+妇女 婴儿+男人 男孩+男人
父母-子女	妈咪的宝贝 妈咪的孩子 爸爸的女孩 爸爸的宝贝	妇女+婴儿 女人+男孩 男人+女孩 男子+婴儿	男子+婴儿 男人+男孩 女人+女孩 妇女+婴儿
非对等的内在的	妈妈的脸 男孩的手 女孩的头 爸爸脚	女人 男孩 女孩 男人	婴幼儿 男人 男孩 女孩
可异化	女鞋 妈妈的球 男孩的花 婴儿的狗	无鞋女孩+鞋子（在一边） 女人+球 男孩+花 婴儿+狗	无鞋女人+鞋 男人+球 女孩+花 男孩+狗
反常的内在因素	脸的妈咪 手的男孩 头发的女孩 脚的爸爸	女人 男孩 女孩 男人	婴幼儿 男人 男孩 女孩
可异化	鞋的女孩 球的妈妈 花的男孩 狗狗的宝贝	无鞋女孩+鞋子 女人+球 男孩+花 婴儿+狗	球+无鞋女孩 婴儿+女人 鞋子+男孩 男子+婴儿



这里有一个婴儿和一只小狗和一个男孩！婴儿的小狗在哪里？

在两张纸上来回指点。等待孩子回答。

如 果

孩子指着正确的物体，就表扬；如果孩子指错了，什么也不说，继续下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没有指，就重复一次问题。



嘿，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头发的女孩在哪里？

在两张纸上来回指点。等待孩子的回应。如果

孩子指向指定的任何一个物体或一个未命名的物体，就用中性的语气说O.K.

用中性的语气说，然后继续下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没有指出，就重复一次问题。

图1. 顶部-用于测试可疏离关系的图片对，婴儿的小狗。



底部--图片对为内在异常，头发的女孩。

对占有的理解

呈现的是一面对面的图片。表1给出了所有的占有式短语和它们的匹配图片。如图1所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内在短语的图片中都有一个物体。其他短语的图片中各有两个物体。页面上有正确反应的那一面，以及提到每个人类拥有者的顺序和数量是平衡的。测试短语的五个随机顺序被用来限制测试不能以一个异常短语开始，也不能连续出现两个异常短语。

### 程序

首先，母亲被训练做测试。对于词汇和占有欲测试，母亲被指示在阅读每一页的介绍性语句时，通过在两页上来回打手势来鼓励孩子扫描图片。例如，母亲读到：“哦，看（孩子的名字）！这是妈妈和爸爸。这里有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孩！爸爸的女孩在哪里？他们被告知要等待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明确地触摸到问题中的名词的正确指代物（例如：爸爸的女孩在哪里？

或男孩的头发在哪里？），就要奖励孩子（用一句话或一个拥抱）。因此，孩子的任务是在正确的图片中选择正确的参照物。如果孩子没有回答或回答含糊不清，允许母亲重复该问题数次。对于不正常的短语，以及当孩子回答不正确时，她们要用中性的语气对孩子接触的任何物体说O.K.，然后继续说。除年龄最大的一组外，所有其他组的话语都被录音，占有式理解测试也被录像了。

### 数据编码

孩子第一次明确地触摸任何图片上的物体被认为是孩子的反应。正确的反应是触摸被占有的参照物，例如触摸妈妈的宝宝中与妈妈在一起的宝宝。失败包括拒绝回应、不确定的回应和不加区分的回应（即触摸一个短语中没有提到的物体）。

对异常句子的特殊反应类型。除了

“失败

”之外，还有三种对内在异常的反应和三种对可异化异常的反应。对于内在异常，PRIMACY的反应是对不正确的第一指称的触摸（例如，男孩的头发是对女孩头发的反应）；INVERSIONS是对正确的第一指称的触摸（例如，女孩的头发）；LASTS是对正确的最后指称，女孩的触摸。对于可异化的异常情况，RECENCY错误是对错误的最后一个指称的触摸（如花的女孩中穿鞋的男孩）；FIRSTS是对第一个指称的触摸（如花的女孩中的花）；而SYNTACTIC反应是对



正确的最后一个指称（例如，对于*花的男孩*来说，就是照片上和花在一起的男孩）。虽然反应类型似乎是类似的，但用于可转让短语和内在短语的干扰因素的性质是不同的。例如，在异常的内在短语中选择最后一项（如*hair's girl*中的女孩）可能表明孩子使用了一种句法策略，或者只是他/她选择了最后听到的名词，因为只有一个女孩在场。然而，在一个可异化的短语中选择最后一个名词（如*花的男孩*中的男孩）代表了一种句法策略，因为图中有两个男孩，孩子必须储存短语中两个名词的顺序来选择正确的男孩。当两位调查员对13名最年轻的儿童的回答进行独立编码时，发现达成一致的百分比为**86%**—所有项目的分歧都得到了解决。案例。由于实验者或母亲的错误，有9个回答缺失。

### 结果和讨论

当测试短语有四个物体的图片时（如互惠、可转让和反常的短语），儿童偶然做出正确反应的可能性是**25%**——对每页有一个物体的内在短语做出反应的机会水平，而且儿童有然而，我们认为它是**25%**，原因如下：孩子必须选择具体的身体部位。在正确的人身上命名的部分。因此，这些短语也有四个选择；正确的身体部位在正确的人身上，错误的部位在正确的人身上；正确的部位在错误的人身上，以及错误的部位在错误的人身上。

### 占有的概念化

*所有者拥有的relationship*。每个孩子对每个可接受的占有式类型的正确回答的百分比被计算出来。第一个分析[5（ML U组）x 2（性别）x 3（占有式类型）的方差分析]的目的是看三种可接受的占有式类型是否具有同等难度，以及是否所有儿童似乎都能理解至少某种类型的占有式。

占有性关系。机会水平响应为**25%**，最低水平为至少有一种占有式短语的正确率达到**75%**（或4个短语中的3个），即判定为有能力。

如表2所示，除早期阶段1组外，所有其他组别至少有一种占有式短语的正确率达到**75%**。对早期阶段第一组的个别受试者的检查表明，语言能力最强的三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已经达到了**75%**的标准。因此，除了三个MLU最低的孩子外，所有被试似乎都达到了75%的标准。

理解本研究的任务，即指出被占有的指代物。这一结果表明，即使是年幼的儿童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即

占有关系的性质--

至少在这些双名词短语的语言表达上是如此。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因为两个最年轻的小组并没有持续使用双名词短语，这一点从他们的低MLUs（晚期和早期阶段I分别为1-69和1-

28）可以看出。尽管对语言陈述的理解是否有争议，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生产之前或之后（Chapman & Miller 1975, Petretic & Tweney 1977），除了三个受试者外，所有受试者都达到了**75%**的标准，这表明他们可能对占有式关系有足够的了解，可以在他们的两个名词短语中表达出来。

表2.按性别和MLU组别划分的互惠性、可转让性和内在占有性的平均比例

MLU组	性别	占有式类型					
		对等的					
		儿童- 父母	家长 孩子	所有			
				cals	Intrinsic	Alienable	Mean
早期I xMLU = 1-28	M	(0-08)	(0-16)	0-12	0-58	0-75	0-48
	F	(0-64)	(0-42)	0-53	0-33	0-42	0-45
	平均值	(0-36)	(0-29)	0-32	0-46	0-58	0-46
迟到的I xMLU = 1-69	M	(0-42)	(0-67)	0-54	0-67	0-50	0-57
	F	(0-33)	(0-50)	0-42	0-83	0-75	0-67
	平均值	(0-38)	(0-58)	0-49	0-75	0-62	0-62
三 xMLU = 2-57	M	(0-33)	(0-58)	0-46	0-92	0-67	0-62
	F	(0-25)	(0-83)	0-54	100	0-92	0-75
	平均值	(0-29)	(0-71)	0-50	0-96	0-80	0-68
四 xMLU = 3-44	M	(0-08)	(0-92)	0-50	0-92	0-92	0-71
	F	(0-83)	(0-67)	0-75	100	0-92	0-86
	平均值	(0-46)	(0-80)	0-63	0-96	0-92	0-78
帖子四 xMLU > 4	M	(0-75)	(0-83)	0-79	100	100	0-90
	F	(0-92)	(100)	0-96			100
	100	0-98	0-92	0-88	100	100	0-94
平均值		(0-46)	(0-66)	0-56	0-83	0-78	

占有性关系的类型。受试者还对占有式关系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占有式类型的主效应 ( $F(2, 40) = 23.61, P < 0.001$ ) 表明，互惠占有式（平均=0-

56) 比内在占有式 (平均=0.79) 和可转让占有式明显更难。

(平均=0.83, 通过 $t$ 测试,  $P<0.001$ , 对所有测试而言)。内在的和可转让的占有性1的难度相当。因此, 与Braine(1976)的说法相反, 儿童对一种不可转让的占有式关系--互惠关系--与可转让的和内在的短语之间的差异很敏感。

由于不同的原因, 可异化的和内在的关系可能比互惠的关系更容易理解。如果儿童知道一个有生命的人比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更有可能成为占有者, 那么可异化的关系就会在认知上得到确定。如果儿童知道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内在的关系就会在认知上得到确定。另一方面, 互惠关系既不具备这些优点。互惠的占有关系包含两个有生命的人--都可能是占有者--

而且关系本身的性质是可逆转的。此外, 家庭中的互惠关系可能是 "共享"的。例如, 当一个孩子被要求指出*妈妈的孩子*, 而呈现的图片是妈妈和孩子以及爸爸和孩子, 可以说, 和爸爸在一起的孩子也是妈妈的孩子。因此, 由于这些复杂情况, 互惠关系, 至少在本研究中采用的互惠关系, 可能需要注意词序和对亲属关系性质的理解。

虽然总体分析没有表明儿童区分了可转让的和内在的关系(分别为79%和83%), 但当不包括不成熟的早期阶段I组的情况下, 重新计算平均值, 值得一提的是可转让关系和内在关系之间的差异(分别为84%和92%)。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很难得出强烈的结论: 儿童也不能区分这些类型的占有式。尽管这是一种推测, 但内在的或部分/整体的关系可能更容易一些, 因为父母通常会和他们的小孩子玩识别身体部分的游戏。

*MLU水平与占有式理解的关系。* MLU水平是一个主效应 ( $F(4, 20) = 17.36$ ,  $P<0.001$ ), 所有的MLU组, 但第三阶段和晚期I组之间有显著的不同(通过 $t$ 检验,  $P<0.05$ 为所有测试)。一般来说, 正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 语言水平越高的儿童, 其表现越好。

到目前为止, 总结一下。(1)大多数儿童似乎都有一个用双名词短语表达的占有概念, 这(2)至少区分了对等和非对等短语, 并可能区分了非对等类型(可转让和内在)。接下来的分析集中在对等短语中的区分。

---

[1] 编辑们呼吁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女孩的鞋子*这个可转让的短语可以被认为是描述性的, 而不是占有性的属词。这可能确实是受试者对待这个项目的方





对等的短语是对等的吗？对成人来说似乎是对等的，但对幼儿来说却未必是对等的。儿童对互惠短语的子集有不同的反应，区分了父母-子女（如爸爸的女孩）和子女-父母（如女孩的爸爸）的互惠。5（MLU组）×2（性别）×4（占有式类型）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有一个主要的占有型的影响（ $F(3, 60) = 19.47, P < 0.001$ ），这是由于儿童-父母（平均=0.46）和父母-儿童（平均=0.66）之间的差异所致。通过Newman-Keuls，亲子互换， $P < 0.05$ 。亲子对等句也与可转让的占有句不同（平均=0.83）。性别的主要影响， $F(1, 20) = 4.67, P < 0.05$ ，表明女孩对所有短语的正确反应（平均=73%）明显多于男孩（平均=64%）。因此，儿童发现父母拥有孩子的互惠关系明显比孩子拥有父母的互惠关系更容易。也许儿童认为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这一假设得到了儿童错误模式的支持。在儿童-父母的短语中，他们选择了第一个33%的时间选择名词（孩子），而在亲子短语中，他们只有21%的时间选择第一个名词（父母）（通过Scheffe的复杂比较， $P < 0.05$ ）。这表明，儿童倾向于选择成人作为占有者，而选择儿童作为占有者。

对异常占有语的反应类型。我们对可异化的和内在的异常现象进行了两个独立的分析[5（MLU）×2（性别）×3（反应类型）]，以了解儿童是否使用认知或句法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是随语言发展水平而变化。对可异化的异常现象的反应是第一性、经常性错误和句法反应；对内在的异常现象的反应是倒置、首要性错误和持续。对于可转让的异常情况，11有反应类型的主效应， $F(2, 40) = 1$ 。

TABLE 3. 对反常占有式短语的反应类型的百分比

集团	劳动局	反常的 (例如：头发的女孩)			反常的内在短语 可转让短语 (例如：球球的妈咪)		
		首要地位	反转	持续时间-第一次	频繁性	句法-	
早期I	1-28	0-13	0-46	0-17	0-72,	0-00	0-05
迟到的I	1-69	0-29	0-38	0-04	0-81	0-08	0-05
三	2,-57	0-04	0-96	0-00	0-72,	0-00	0-05
四	3-44	0-00	0-88	0-12,	0-95	0-00	0-05
四级后	>4	0-00	0-83	0-17	0-u	0-00	0-89
手段		0-09	0-70	0-10	0-66	0-02	0-22,
• 六名成年受试者对这些短语只做了口头和句法上的反应							

儿童语言  
[2] 对可转让的异常情况的分析只对其中的三个项目进行了分析。  
*doggie's baby*没有包括在内，因为许多孩子把它当作一个可接受的短语。

103-37,  $P < 0.001$ ; 性别,  $F(1, 20) = 5.44$ ,  $P < 0.005$ 。Newman-Keuls检验表明, 第一种情况(平均=0.66)明显多于句法性的响应(平均=0.22)和明显多于句法响应(平均=0.02), 所有测试的 $P < 0.05$ (见表3)。还有MLU水平和反应类型的交互作用,  $F(8, 40) = 22.78$ ,  $P < 0.001$ , 和

的MLU水平、性别和反应类型,  $F(8, 40) = 2.45$ ,  $P < 0.05$ 。后IV组是双向互动的来源。他们中有11%的人

通过Scheffe's complex comparisons,  $P < 0.01$ , 四个年轻组的第一反应平均为80%。后四组有

在句法反应上平均为89%, 而四个年轻组的平均为6%,  $P < 0.01$ 。

因此, 除了最年长的一组是按句法反应外, 其他各组都是按事件概率反应, 选择短语中首先出现的无生命物体。也许最年长的儿童已经获得了超越他们对世界的知识的能力, 并注意到语言

。成人对这些句子的反应方式表明, 在异常短语上使用词序策略比使用认知策略是一种发展上的进步: 接受测试的六个成人一直使用句法策略。

即使是后四组也不能克服异常现象的影响, 对内在的异常现象做出最后的反应。然而, 有六个被测试的成年人只做出了最后的反应。每个MLU组对内在异常现象的典型反应是通过触摸第一个参照物(身体的一部分)来做出反转反应, 而不是通过触摸第二个参照物(一个人)来做出最后反应。

因此, 70%的反应是倒置的, 9%的反应是初级的, 而

10%的时间,  $F(2, 40) = 57.07$ ,  $P < 0.001$ 。按反应类型的动作间的MLU ( $F(8, 40) = 372$ ,  $P < 0.005$ ), 是由于早期和晚期阶段I组比三个年龄较大的组(平均=0.01)犯了明显更多的首要错误(平均=0.21), 即选错人的身体部位和

在所有的测试中, 他们的倒立次数明显少于老年组(平均=0.42 vs. 平均=0.84)  $P < 0.01$ 。挑错人的身体部位可能

表明幼儿只关注异常句子中的一个词。MLU的主效应 ( $F(4, 20) = 3.40$ ,  $P < 0.05$ ) 反映出两个最年轻的小组对这些句子的反应明显少于三个年龄较大的小组。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纳入异常短语使我们能够排除儿童只是对短语中提到的最后一个名词做出反应的解释。<sup>3</sup>

对异常短语最常见的反应是选择第一个提到的名词。也许这

[3] 排除这种竞争性解释的另一个原因是, 瑞士的法语儿童在可接受的短语中一直选择第一个提到的名词, 而在反常的短语中则选择最后一个名词。在法语中, 被占有的对象在类似的占有式短语中出现在第一位, 例如: *la plume de ma tante*。



响应代表了一种选择最可能被占有的名词的策略。如果第一反应代表儿童试图选择最可能的占有，那么当这些反应的频率在占有类型中被考察时，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情况。最多的第一反应是对内在异常的反应（79%），其次是可让渡的异常（66%），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33%），父母-子女互惠（21%）和非互惠（2%）。儿童可能在占有者和被占有的物体的可接受性方面有一个等级制度。成人似乎是最好的占有者，其次是儿童，无生命物体，最后是身体部位。对于被占有的物体，等级制度正好相反；无生命的物体和身体部分最有可能被占有，其次是儿童，然后是成人。受试者似乎对什么物体可能拥有或被拥有有相当的了解，这一事实与Bever（1970）的说法相反，即儿童对世界的"背景概率"

"没有足够的了解，无法应用于句子理解。Strohner和Nelson（1974）在一个稍有不同的概念领域（行动的代理人和病人）的研究支持了儿童对世界上的事件有很多了解的结论。

### 英语中占有的编码

*词序规则的使用。*儿童是否使用词序规则的标准是，对异常情况的句法反应至少达到75%，或者儿童-

父母互换短语的正确率达到75%。尽管这些都是严格的标准，因为它们是基于儿童可能认为在概念上不可能的关系的短语，其他短语可以完全根据认知知识来回应。根据这些标准，只有第四阶段后的这组人似乎依赖于词序（对孩子和父母的对等短语平均=83%；对可异化的异常现象平均=89%的句法反应）。

也许词序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占有关系在现实世界中是如此的概念化的。对词序用法的良好测试需要可逆的句子，其中任何一个名词都同样可能充当占有者或拥有者的角色。鉴于本研究的结果，从被测试儿童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短语（非互惠或互惠）都不符合这一标准。它们要么是概念上的过度确定（父母拥有孩子），要么是概念上的不可能（孩子拥有父母）。那么，也许占有关系并不能对词序的使用提供一个充分的测试。

然而，即使是那些似乎采用了认知策略的儿童，也通过他们失败的频率（即拒绝回答，或不确定或不加选择的回答）表明他们发现了异常。由于上述标准非常严格，我们推断儿童可能对词序有敏感度，这将以其他方式显示出来。例如，如果对异常短语和可接受短语的失败次数有差异，这

这可能表明，儿童注意到颠倒的词序造成了不可能的占有关系。根据失败意味着意识到异常的假设，预计异常短语的失败比可接受短语更频繁。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进行了4（MLU组） $\times$  z（性别） $\times$  3（占有式类型）的分析，以失败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比较了三种主要类型（对等、非对等和异常）的八个占有式短语。占有式类型的主效应（ $F(2, 32) = 3.63, P < 0.05$ ）表明，三个最年轻的小组在异常句（平均=12-2%）和互惠句（平均=n-1%）上的失败率高于非互惠句（平均=4-8%}，Newman-Keuls,  $P < 0.05$ 。如果受试者只是注意编码的概念关系，他们对异常短语的反应至少应该和对可接受的对应短语一样频繁，因为异常短语包含可接受的姿势和拥有的对象。<sup>4</sup>

MLU的主效应， $F(3, 16) = 4.81, P < 0.01$ ，表明更多的语言水平越高的孩子，失败的频率越低（早期阶段I平均=19%；晚期I平均=12%；III平均=5%；IV平均=2%）。

#### 一般讨论

按照严格的75%的标准，除了三个MLU最低的幼儿外，其他幼儿显然都理解了占有的基本概念，即物体可能属于其他物体。这可能是第一个证据--除了来自语言生产的推理证据外--

证明占有关系是幼儿认知剧目的一部分。还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占有式在早期语言生产中被编码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的作者不仅仅是从语境中解释语词。Wieman（1976）发现，两个名词短语中的相对单词重音与短语似乎正在编码的语义关系有可靠的联系。例如，当像*Mommy sock*这样的语词被解释为表达占有者-

占有的关系时，第一个词得到的重音可靠地高于第二个词（即*Mommy sock*）。当*Mommy sock*被解释为表达代理人-客体关系时，重音在第二个词上（即*Mommy sock*）。Wieman的研究对象的MLU从1-3到3-

4不等，他们的年龄从1；9到2；5。因此，尽管证据并不严密，但本研究、维曼的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代理人和接受人这一非语言类别的心理现实的研究（例如Golinkoff 1975, Golinkoff & Kerr 1978）的结果表明

[4] 在异常问题上失败的次数明显较多，并不只是因为母亲问异常问题的次数较少所致。异常问题（444个）比非对等可接受短语（427个）的问题略多。

幼儿确实可能在他们的两个词的话语中表达了各种语义关系。

对语义关系存在的额外支持，以及其本身的挑衅性发现，是受试者对可逆（互惠）和不可逆（可转让和内在）的占有关系所作的区分。如上所述，由于不同的原因，可转让和内在的关系可能比互惠关系更容易理解。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用于测试可让渡和内在关系的项目相对容易被归入任何一类。如果我们使用了更多不代表范式案例的项目，可疏离关系和内在关系的难度可能就会接近互惠关系的难度。

我们在对等项目上的发现表明，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以避免假设儿童以成人的方式看待世界。先验地，我们没有预料到父母-孩子和孩子-父母短语之间的区别，只是为了实验控制的目的而将两者都包括在内。然而，我们的数据表明，儿童不认为所有的互惠关系都是真正的互惠。除了对于早期阶段I组，他们在儿童-父母和父母-儿童短语方面的表现都没有远远超过机会水平（平均=0-36%和0-29%）。这些互换子类型的难度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表2所示，直到MLU达到平均每句话超过4个语素时（后四组），儿童才开始类似地对待这两类互换短语--尽管那时父母-儿童短语甚至比儿童-父母短语要容易一些。

在这项研究中包括异常短语，以排除儿童只是选择短语中提到的最后一个项目，以及评估词序与世界知识的相对重要性。在这些短语中，儿童绝大多数选择了第一个提到的名词，而在可接受的短语中却没有这样做，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选择最后一个提到的名词的简单策略没有发挥作用。相反，儿童似乎选择了他们认为最有可能被占有的名词。值得推测的是，为什么（见表3）所有小组对内在异常短语的反应都是选择身体部位（反转反应），而只有最年长的小组对异常的可异化短语做出了句法反应。也许编码一个人和他/她的身体部分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的内在短语比一个人和一个非本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更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单位。个人被独特区分的部分方式是通过某些身体部位，如眼睛和头发。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她的可转让财产而与其他人有独特的区别。按照这个推理，像*消防员的帽子*这样的可转让短语（没有包括在内）可能会被回应得更像内在因素。

事实证明，用双名词短语表达的占有关系并不是测试儿童对词序敏感性的理想方法，因为它们要么是

概念上过度确定的或概念上不可能的。在为测试词序敏感性而选择的两类短语中（儿童-父母短语和异常短语），儿童-父母短语也许与Strohner & Nelson（1974）所说的不可能的主动句子最为相似，例如，*老鼠追赶熊*。在这些句子中，就像我们的儿童-父母短语一样，这一事件或状态发生的概率（从儿童的角度来看）低于相反事件发生的概率，*即熊追赶老鼠*，或父母-儿童占有关系。斯特罗纳和尼尔森报告说，他们的研究对象仅在不可能的主动词组上超过了机会水平（约70%正确）。当他们到达4岁时。由于四岁儿童的MLU通常大于3-5（Brown 1973），Strohner和Nelson的受试者实现了对词序的依赖，而不是对事件概率的依赖，其MLU水平与“我的世界”中的儿童差不多。本研究做到了（MLU>4；平均年龄=5-5）。因此，我们的数据似乎同意与Strohner和Nelson关于儿童何时能超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而根据句子的句法作出反应的观点一致。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儿童在更早的时候就对违反词序的情况感到敏感，这一点从他们对异常短语的失败频率中可以看出。总而言之，儿童似乎对占有关系的语义有相当多的了解。使用儿童自己的母亲作为实验者和故事书的程序可能促进了这种能力的展示，特别是对学步儿童。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可能会探讨占有式的理解和产生之间的关系，占有概念的起源，以及占有的表达和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希望继续研究能澄清和扩展本研究中提出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Bever, T. G. (1970). 语言结构的认知基础。In J. R. Hayes (ed.), *认知和语言的发展*. New York; Wiley.
- Bloom, L. (1970). *语言发展：新兴语法中的形式和连接*. Cambridge, Mass; M.I.T.
- Bloom, L., Lightbown, P. & Hood, L. (1975). 儿童语言的结构和变化。 *Monogr.Soc.Res.Ch.Development*. 40.
- Braine, M. D.S. (1976). 儿童的第一个单词组合。 *Monogr.Soc.Res.Ch.Development*. 41.
- Broen, P. (1972). 语言学习儿童的言语环境。 *ASHA Monogr.* 17.
- Brown, R. (1973). *第一语言：早期阶段*.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 Chapman, R. & Miller, J. (1975). 在早期的两个和三个字的语篇中的词序。 *生产是否先于理解？JSHR* 18,355-71.
- De Villiers, J. & De Villiers, P. (1973). 词序在语言中的使用的发展预感。 *JPsycholingRes* 2,331-41.
- Fillmore, C. J. (1968). 案例的案例。In E. Bach & R. T.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纽约：Holt, Rinehart & Winston.
- Golinkoff, R. M. (1975). 婴儿的语义发展：代理的概念和接受者。 *MPQ* 21,181-93.
- Golinkoff, R. M. & Kerr, J. L. (1978). 婴儿对拍摄的事件中语义定义的动作角色变化的感知。 *MPQ* 24,53-61.



- Howe, C. J. (1976). 幼儿言语中的双字语词的含义。  
*JChLang* 3. 29-48.
- Kernan, K. T. (1970). 语义关系和儿童的语言习得。*AL* 12.  
171-87.
- Lyons, J. (1968). *理论语言学导论* 剑桥。C.U.P.  
— (1977). *语义学*。剑桥。C.U.P.
- Nelson, K. (1976). 幼儿使用的形容词的一些属性。*Cognition* 4.  
13-30.
- Nida, H. (1958). 意义分析和词典制作。*IJAL* 24.279-92.
- Petretic, P.A. & Tweney, R. D.  
(1977). 理解先于生产吗？儿童对不同语法充分性的电报句子的反应的发展。*JChLang* 4. 201-10.
-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 Svartvik, J. (1972)。 *当代的语法英语*。London : Longman.
- Schlesinger, I. M. (1971). 语词的产生和语言的获得。In D. I. Slobin (ed.), *The ontogenesis of grammar*. New York: 学术出版社。
- Seiter, H. (1973). 关于语言占有性的问题。*Folia Linguistica* 6. 231-50.
- Shipley, E., Smith, C. & Gleitman, L. (1969). A study in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对命令的自由反应。*Lg* 45.322-42.
- Slobin, D. I. (1966). 童年和成年时的语法转换。*JVLVB* 5.219-27.
- (1970). 语法发展的普遍性。In G. B. Flores, D'Arcais & W. J. Levelt (eds), *Advances in psycholinguistics*. 阿姆斯特丹。North-Holland.
- Strohner, H. & Nelson, K.  
(1974). 幼儿对句子理解的发展：事件概率、非语言环境、句法形式和策略的影响。*ChDev* 45.567-76.
- Wetstone, H. & Friedlander, B.  
(1973). 词序对幼儿对简单问题和命令的反应的影响。*ChDev* 44.734-40.
- Wieman, L. (1976). 早期儿童语言的的压力模式。*JChLang* J. 283-6.